

儿童文学精品书系·第一辑

# 津门少年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结合本人的成长历程  
写给孩子和长大了的孩子的故事

何申  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


津  
门  
少  
年

何  
申  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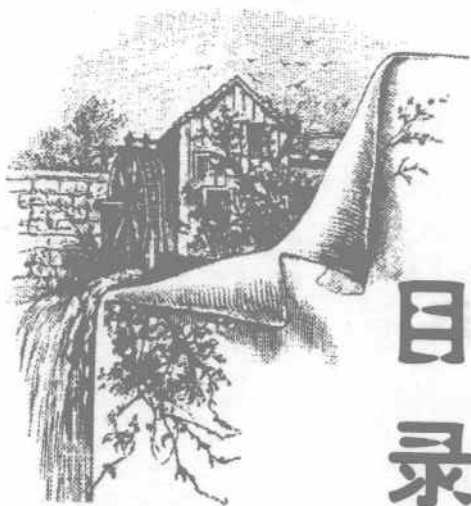


何申，1951年1月生。幼年家住天津市老城，常随大人去逛庙会年市。上学后家搬至黄家花园。

十八岁下乡到塞外，种地五载。后就读于河北大学中文系。毕业后分到承德。当过党校教员、宣传部干事、科长、文化局长、宣传部长、报社社长……自八十年代初爱上文学，总共发表长篇小说三部，中篇小说六十多篇，电视剧本几十集。小说《年首年后》获“首届鲁迅文学奖”。电视剧本《一村之长》、《一乡之长》、《青松岭后传》等都被搬上屏幕。

本人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，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



## 目 录

何家老儿子	/1
解元星	/5
黄家花园	/9
“幽灵”出没的楼道	/21
清晨的快乐	/40
终于不被留校了	/50
墙子河畔	/62
小人书铺	/76
风筝、渔竿、旱冰鞋	/84
过年	/95
公馆里的中学	/119



见到了乡村	/131
地震	/137
我佩服的人	/143
演戏与叠罗汉	/153
运动滚滚来	/161
大串联	/173
北京	/178
长沙	/184
株洲	/195
上海	/199
南京	/206
北京	/214
少年的梦中女孩	/223







## 何家老儿子

**在** 我很小的时候,我就知道我是在天津一个“水阁”的妇产医院里出生的。

这个医院如今仍是一个挺不错的医院,她坐落在东浮桥(金汤桥)古文化街“津门故里”那座牌楼的西侧。那时,我的家在城里二道街的解元里,每年腊月里,我都不止一次地跟着大人去娘娘宫买年货,我得意的东西是鞭炮和闷葫芦(空竹),最不愿意看的是娘娘宫那座阴森森的天王殿。当然,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看地摊上的货物也是令我十分开心的,遗憾的是,我绝没有像邻居的男孩子野马无缰自由自在去玩的机会,我的身旁一般的来讲总是有我的四姐紧紧地盯着,关键时就抓住我,并不时地警告我不能乱跑,有拍迷昏药的会把你拍走挖去



眼珠做药。我终于被她吓住，任她牵来牵去，不过她很舍得花钱给我买东西，这又慢慢地抵消了我的反抗之心。我们回家的时候，就要从那座医院门前路过，四姐就会跟我说你是在这出生的，但我最多是朝那座灰砖的楼瞥上一眼，我的心早飞回家里放炮抖闷葫芦了。这时的我，是个后脑勺上还留着两寸多长小辫的男孩，我的四姐比我大八岁，她长得很漂亮，大眼睛，身材苗条，同时又非常能干，帮助我母亲做家务，她为了带我曾停学一年，她是我童年的监护神。我们走在一起，胡同内外的人会指着我说：瞧瞧，那是何娘的老儿子。但那时我不知道我有啥特殊的地方。

后来我知道了，我是个来之不易的老儿子。当我全力以赴奔向这个世界的“冲刺”时刻，是我母亲无意间在娘娘宫“抱”了一个泥娃娃后，并实实在在得到水阁医院现代医学的帮助才得以成此之行的。我在我以后懂事的岁月里渐渐地听明白这里的因由与细



节,于是我要向“水阁”三叩首,并牢牢记住那个日子;庚寅年的腊月初二,即公历是1951年的1月9日,属虎。一只腊月的老虎。

一个属虎的男孩子来到人间,尽管属于难产,在水阁医院的产房里也不过是平常之事,但在我父母的心头,却是极大的喜事,因为这一年我母亲已经四十三岁,我上面齐齐整整清一色地排着五个姐姐,为我的到来全家欢喜,阵容十分可观。连同院的领导都跟着高兴,可惜那时我父亲正为生计奔忙,又添了一口要吃饭的人,使他在高兴的同时也增加了压力。母亲生我后失血过多,是我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姐把自己的血输给了母亲,然后就脸色苍白地去上班。可以想象,整个事情都在出着差头,一切都在忙乱中向前滚动,求的是大人孩子度过这个难关,根本没了一点庆贺的念头,所以,我始终也没听说有过庆祝我出生的“百天”或者是其它什么形式的酒饭。父亲给我起了个小名叫老虎,然而我这只体弱的小虎总也强壮不起来,出生第二





十三天我又得肺炎住进医院，到了一两岁的时候脑门子上的“凶门”还没有完全合严实。有一天我父亲走在东马路上，看见卡车贴着标语去“打老虎”，我父亲好像明白了，回家就改了我的小名，从此我不再叫老虎了，“三五反”运动无论打老虎打得多厉害我也不吃惊——当然这是我父亲后来说的。但打那以后，我的身体渐渐好起来，能跟上般大的孩子们，可终归是老藤结瓜，皮里皮外都比不过人家，在我的记忆中，童年时蹿个墙头爬个房顶打个架啥的我都甘拜下风，不过我却有自己的爱好，压根也没有在体力方面去跟谁争强求胜。





## 解元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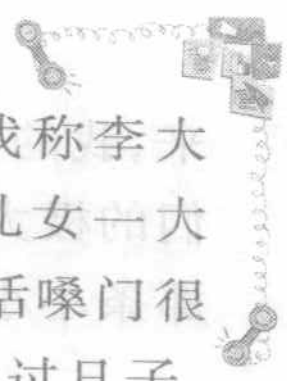
**我**来到人间,使得我的家发生了一些变化,比如家庭妇女的桌上床上总会有些针头线脑纽扣扣子之类的东西,天津人爱吃的崩豆差不多家家都炒点吃,这一类东西在我家由于我的到来都被扫荡一光,怕的是让我抓吃了;另外就是我家曾养了一只猫,大约在我二三岁的时候,我很喜欢看金鱼,从市场上买回的活鱼放在大盆里玩也是很有意思的,但有一天我母亲从院里进屋时突然发现那只猫瞪着贼眼远远地瞅人,仔细看看,它竟然把鱼缸里的金鱼捞出来吃了,还有一次是它把大盆里的活鱼叨到房顶上吃了。估计我不干了会闹起来,母亲就决定把这只猫放走,说白了是扔掉。第一次是三姐和四姐抱它到稍远的地方放了,不料它自己又回来了,既然



回来了,就得照样待人家,又不忍心将它打跑。后来听邻居说,必须把猫的眼睛蒙上,它才找不回家来,于是再放它的时候,就把它放在书包里,这一回它再也没有回来。我想这不是一种残忍,因为那时我家拿不出啥腥物喂猫,馋之至极它才铤而走险,离开我家,它肯定会生活得更好一些。

我家所在胡同的名字叫解元里,是一条死胡同,门牌号大概到九号就没了。解元是功名的称谓,或许这里曾经出过这样荣耀的文人,但据我所知,除了五号的张家像是读过书的人家,其余大部分都是勤于劳作的市民。我们住在七号,七号门楼里六房人家围着一个小院过日子,上房是我家和郝家,对面侧门是李家张家乘以二,即两个李家两个张家。郝家与我家住对面屋,我们相处得一家人一样,郝大叔是山东人,甚是豪爽,他的大女儿名叫郝运来,我叫她运来姐。后来我写中篇小说《村长》,再改成电视连续剧《一村之长》,由赵本山扮演的村长的名字就是从这





借用来的。两个李家从岁数上论,我称李大爷和李大叔,李大爷耳聋,拉胶皮,儿女一大帮,李娘常年坐在窗后做针线活,说话嗓门很大;旁边的张娘一个人带着一儿两女过日子,张娘家里极干净,人又利索,那时也就是四十七八岁吧,长弧脸大眼睛,皮肤白皙,年轻时肯定是非常漂亮的人。她待人又极热情,我与她的小女儿一年级同班,她爱搂我一口一个老儿子叫着,亲热得令我想起来就要淌泪。有一年张娘李娘和我母亲一起到东门里去看电影《秦香莲》,带我去了,我清楚地看到她们老姐几个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抹呀甩呀,说来都是心肠极软的人。我母亲与邻居相处得很好,人家见我家有困难都乐意帮,做了好吃的就盛一些来说给何娘的老儿子。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,多少就生出一些脾气,我母亲说我小时候爱生气,爱较真,偶尔和同伴打架也玩命。我对我有五个姐姐从没有感到自豪,因为那时一家哥几个是很多的,男孩子玩在一起,我就显得孤单了,特别是干起架



来,我的姐姐只会把我往家拉,这引起我对她们的极大不满,我想我若是有五个哥哥,我在那条小小胡同里就谁都不怕了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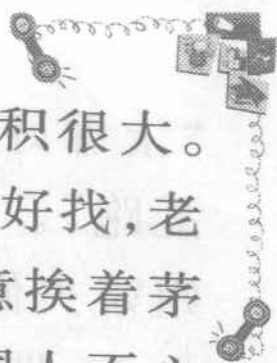
## 黄家花园

我生日小，上学晚半年。到了公元 1963 年，那些“大虎”已念小学六年级，面临着升中学的考试。而我还在五年级逍遥自得。嘿嘿，没有什么可着急的，那点作业上课时我就偷着做完了。放了学，把书包扔给在楼前遇见的我五姐，然后，我就去黄家花园逛。你说嘛？去姓黄的人家的花园去逛？不，你猜错了，天津市内有那么一片地方叫黄家花园，就好比北京的王府井，上海的外滩。估计早些年间肯定有个姓黄的财主在此地建过花园。但分析一下，年代起码得退到好几十年以前。凭什么这么断言？黄家花园过去是英租界，各式各样的高低不齐的楼房把马路弄得拐来拐去。那些楼都有年头了，上面阿拉伯数字标得清楚，建于 1920 年或比那还

早的时候。所以，十三岁时的我，念书知道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。但让我指东在哪儿，我指不出来。可这并不妨碍我认路，我对那些马路胡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天津的街道，是少年儿童玩捉迷藏的最佳场地。

不过，十三岁的我已经不再玩捉迷藏了。那些游戏让我的外甥们去玩吧。怎么，你小小年纪已经当了舅舅？那没错，我六岁那年就当上了。我有五个姐姐，大姐的儿子比我小六岁。往下还有二姐三姐四姐的小孩呢。他（她）们都愿意跟在我身后上街玩，但我懒得带他们，小孩子事多，一会儿问这，一会儿问那，太影响我逛街的质量了。我愿意一个人逛，东瞅瞅，西望望，想走就走，想停就停。黄家花园的街上有小百货公司，有合作社商店，有文具店，有书店，有旧货商店，有药房，反正沿街都是大小店铺，对啦，还有个圆茅房。茅房就是厕所，但这个厕所建得很各色（天津话，跟别的不一样的意思），不是建在墙角街边稍微背人的地方，而是建在五条马





路交叉路口上,是个圆型的,占地面积很大。我想建在这里有三个原因,一是行人好找,老远就能看见;二是哪家店铺也不愿意挨着茅房,如此建,跟谁都不挨着;三是外国人不心疼中国的土地,能节省也不给你省,瞎祸祸呗(这厕所是外国人建造的)。

十三岁的我,个子大约在1.5米左右,稍胖,头较大(头大聪明)。模样嘛,倒也是浓眉大眼,不丑不俊的。功课好,纪律差,不打架,爱走神,爱提问,能白话(神聊)。除了在公司面前讲《杨家将》、讲《西游记》,还能把所见所闻写到作文里,得到老师的称赞。今日我下学后急火火到黄家花园去逛,也是有目的的。我要去看一个缝鞋匠,他的鞋摊在圆茅房的墙根儿。他岁数不小了,但脸面很光滑,没有胡子,说话声音很细,像个女人。我听人讲,他小时候在北京皇宫里当过太监。什么是太监?太监跟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?没有人回答我。父亲每天骑车子上下班,星期天买票看戏,跟我说的话,好像就那两句:



“上课好好听讲，别捣乱”；“帮你妈干活，别乱跑”。别的话我就极少听到了。上班的姐姐姐夫们都忙，只是星期天回来。回来都不空手，带好吃的，但也没空儿跟我聊。五姐上中学了，还练体操，还争取入团，特积极。早先我俩在一个小学，别扭透了，她经常把我在学校的表现告诉家里，使我很难蒙混过关。后来她升中学了，我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。家中只有母亲能给我讲点什么，但讲的多是她小时候的事，我都听了八百遍，能背下来了。

我必须靠自己去认识这个热热闹闹的世界。尤其要先认识黄家花园，认识圆茅房墙根下的缝鞋匠。我站在他的鞋摊旁，看他飞针走线，举锤钉钉，还用雪亮的刀子割皮子……他干了一会儿，歇歇，端起印着“奖”字的大搪瓷缸喝水，咕嘟咕嘟，声音挺大，脖子上的鸡脖子（喉节）很小很小地在动。我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的脖子，没有，但我父亲和姐夫都有，比他大多了……

